

田
学
祥

跋

涉

跋

考

跋

涉

的

涉

考

考

的

履

的

履

痕

痕

履

痕

新

华

出

版

社

一个中年记者的独白

跋涉者的履痕

——一个中年记者的独白

田学祥

新华出版社

京新登字 110 号

跋涉者的履痕

——一个中年记者的独白

田学祥 著

*

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三二〇九工厂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7.125 印张 158,000 字

1992 年 11 月第一版 1992 年 1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ISBN 7-5011-1677-6/G·607 定价:4.30 元

序

李 普

1983年夏天，我应《经济参考》之邀，到芜湖参加他们一个会。新华社安徽分社的同志尽地主之谊，帮助张罗会务，其中之一是田学祥同志。他跟宾馆的上上下下，包括服务员和厨房大师傅，都很熟，老张小李，叫得出姓名来，有话谈。会后我们一同上黄山，一路上他熟门熟路，我也沾了光。记者被称为跑腿的人，应当勤于跑腿，应当交游广阔。上下左右，三教九流，都能见面熟，谈得来，交上朋友。于是消息灵通，活动便利。我曾经长期当记者，这一点很不如他。

闲谈中还知道，他没有上过多少学。1960年开始投稿，当上了报社的通讯员，1968年进一家报社当记者，1976年来新华社。从进报社算起“报龄”不短了；可是没有学历，不能评职称。在新闻界，像他这样的，有一大批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从1983年起，举行考试。及格的，给予大专毕业的资格。当然，同时也是希望通过备考和考试，提高这支队伍的业务素质。田学祥在备考中，根据考试大

纲，把大学文科的十几门课程，分解成五百个问题，自问自答，写了一本八万字的《大学文科自学考试 500 问》，打算拿出去出版。他能够独出心裁，自己找题目做文章，而且有新投入就力求有所产出，这股劲头，也使我赞赏。

当时我就觉得有点儿好笑，一个能够写一本书帮助别人应试的人，自己却还得应试。这里我得赶紧声明，新闻界评职称以及这种考试，我是赞成过的，我是最初全国新闻界高级职称评审小组的成员之一。评职称，是为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。长期以来，我国知识分子排行第九，社会地位太低了，这时候便想出评定职称的办法来。据我所知，这是从大学教师开始的。大学教师本来有教授、讲师、助教之分，后来废止了，这回不过是恢复旧事。

还是谈论我们新闻界吧。照我看来，新闻界统一职称，不过是个权宜之计。我们这一行，是没法分等级，不可以分等级，分等级并没有意义的。试看现在报纸上常有标明“本报通讯员”或“实习生”的报道，其中不乏有份量的作品，读者并不因为作者这种“不入流”的资格而不屑一顾。同时，新闻界最高级别的高级记者们，似乎也没有把自己的头衔在稿子上标出来的。大家都在版面上见，标出来也未必有用。正如一句很不礼貌的俗话所谈，“是骡子是马，拉出来溜溜”。可见职称这东西，并不足以决定一个记者在读者眼中的地位；恐怕只对他能否当领导和确定他的工资有用处。担任哪一级领导必须具备何种资格，这里姑且不论。至于工资，我们以为大可以让多家新闻单位在市场上竞争，谁家货色好，销路大，工资就可以高。全国工资标准一律，同舆论一律一样，都没有好处。

不过，我们确实需要许多大记者、名记者，这是我想特别强调的。这种大记者、名记者、在读者中享有广泛的声誉和影响。他们能够抓住时代的重大问题，作出翔实的深刻的报道，发表令人深思的剖析和议论。对推进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，他们的贡献是不可缺少的，他们的作用替代不了，我们太需要这种人了。而这“大”、这“名”；却只能由读者公认，不可能由任何人或任何单位封赠和任命。怎样得到读者的公认呢？可不可以说，这里事实上也存在着某种市场。

遗憾的是这样的记者现在还太难产，这个市场还有待于发育。我殷切地期望大大加强新闻自由，包括采访的自由，报道的自由，议论的自由。自由也就是权利，这就是采访权、报道权、议论权。只有在这样宽松的环境之下，勤奋进取的聪明才智之士，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本事并且增长本事。中华民族不是没有人才，问题是要让真正的人才有可能脱颖而出，有可能由幼苗长成大树。

可是一讲新闻自由，时至今日，还难免引起误解。好像主张新闻自由，就是志在不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，企图不负责任胡说八道。这种误解，至少是太离谱，跟改革开放的形势太不相称了。让我打个比方吧，恋爱自由，婚姻自由，在新中国不仅得到了社会的公认，而且制定了法律，明文予以保护，难道那是提倡男女苟合，或者主张杯水主义吗？特别是，人们似乎忘记了，宪法上写得明明白白，人民享有言论自由。这言论自由，如果去掉了新闻出版自由，还剩下什么呢？

婚姻法已经有了。我们需要一部新闻法，保护新闻自

由,当然同时也防止对新闻自由的滥用。立法是第一步,立了法,又还要守法和行法。今年人大常委通过的“保密法”,跟新闻工作很有关系。以此为准绳,泄了密,就是犯了法,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。这是一方面,同时还有另一方面。在这个法所规定的范围之外,谁也无权自行决定什么要保密,什么不许说。这同样是违法,同样应当承担法律责任。令人焦心的是,许多人似乎不知道还有这一面。

我想,对新闻工作,也必须实行法治。

作者要我给他的这本书写篇序,顺便发了这些感想,以就正于高明,只怕离题已经太远了。

1991年12月

目 录

序	李 普
自 序 迎着希望的亮点	(1)
第一编 蹒 跚	(3)
建筑公司机修厂传来革新捷报·····	(5)
附:童稚眼中的“新闻”·····	(6)
市建筑公司机修厂大抓冬季机具维修·····	(8)
附:一次小小的“变焦”·····	(9)
建筑公司机修厂烘炉车间积极生产小农具 ·····	(11)
附:第一次“叠印” ·····	(12)
不应高价转售电影票、戏票·····	(14)
附:戴上了小“广角” ·····	(14)
八十多斤回笼炭 ·····	(17)
附:聚焦与特写 ·····	(17)
苏绍余用泥浆刷模节约机油 ·····	(21)
附:见物与见人 ·····	(22)
第二编 彷徨	(25)
把产品质量提高到第一位 ·····	(28)
附:穿“靴”、戴“帽” ·····	(33)

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战斗堡垒

- 记安徽省安庆市郊区红光大队党支部 (35)
- 附:事实不是“橡皮泥” (38)
- 安庆市把地方工业转移到为农业服务的轨道上来 (41)
- 附:具体真实与整体真实 (42)

第三编 跋 涉 (45)

- 积极增产和调运煤炭生铁等物资支援上海 (47)
- 附:胸中要有全局 (48)
- 还是薄利多销好 (51)
- 附:看来的新闻 (52)
- 利用社会财力发展地方工业 (55)
- 附:偶然中的必然 (57)
- 三千条扁担进安庆 廿万斤货物下农村 (60)
- 附:标题,新闻的“眼睛” (61)
- 安庆的大块“肥肉” 热电分厂大量余电余热自家用不了
体制分割的结果 周围企业严重缺电缺热却无法利用
..... (63)
- 拆除“藩篱” 不搞“割据”
- 安庆石化总厂热电分厂余电余热得到利用 (65)
- 附:要敢于做“辩护律师” (66)
- 无声的脚步
- 记一个“清洁工世家” (68)
- 附:记者没有“8小时” (72)
- 热潮·阵痛·挑战 (75)
- 附:反映,也要深一些 (81)

第四编 奋 进	(84)
会议新闻:我国已有一百五十多个牧区县建起了冷库……	(86)
附:从上写与从下写	(87)
记者来信:对环境污染不能光赔款不治理	(90)
附:看与闻	(91)
建设消息:我国又一座大型国际备降机场	
——合肥骆岗机场建成	(93)
附:不落窠臼	(94)
特写性消息:“电猫”捉鼠	(96)
附:用形象说话	(97)
调查报告:谁来拆“墙”?	
——从芜湖市两家工厂的焦炭问题看经济管理体制上的弊病	
.....	(99)
附:积累·比较·敏感	(101)
微型通讯:电影院的箩筐寄存处	(107)
附:“微型通讯”小议	(107)
风貌通讯:宣纸之乡	(110)
附:用散文笔调写新闻	(111)
人物消息:厂长“组阁”记	(113)
附:短些、集中些	(114)
综合消息:千百年来缺柴少烧的淮北平原成了新兴的	
木材生产基地	(116)
附:有材料,也要有分析	(117)
访问记:对外开放城市要抓好“软环境”建设	
——大连市委书记毕锡桢采访记	(119)
附:不要仅仅写“他说……”	(124)
侧记:用知识敲开大别山的致富之门	

——大别山区经济开发汇报会旁听记·····	(127)
附:观察·追踪·积累·····	(133)
采访札记:弃官学商	
——江门市政府管理机构改革的报告·····	(135)
附:一针见血·····	(141)
工作通讯:破“笼”而出的“大鹏”	
——来自成都光明器材厂的报告·····	(143)
附:寓理于事·····	(148)
述评:从温州看私营经济走向·····	(150)
附:边述边评·····	(156)
通讯:是罪犯,还是改革者?	
——记安徽省宁国液压密封件厂厂长夏鼎湖·····	(159)
附:站到同步卫星上去·····	(166)
评论:城镇住房,从供给制走向商品化·····	(171)
附:说理,而不是训斥·····	(173)
特写:安徽省委书记黄璜向人民问路·····	(175)
附:注意细节·····	(179)

第五编 求 索 (181)

浅谈新闻的“高反差”·····	(183)
对读者负责是记者的责任·····	(186)
“卖方市场”的思考·····	(191)
激烈的新闻竞争与新华社的对策	
——兼与主张办报的同志商榷·····	(196)
记者的调查研究·····	(202)

自序

迎着希望的亮点

人生是一个竞技场。

当我踏上人生旅程的起跑线时，我的心，颤抖不已。因为，同我一道起跑的“运动员”，个个身壮如牛，力度无比；而我，先天不足，腿软如绵。

一声令下，别人一抬腿，就健步如飞，向着自己既定的目标，日夜奔袭；我，象个学步的婴儿，步履蹒跚，踉跄而行。命运的不公，使我备尝了跋涉的艰辛。然而，时代的机遇，理想与信念的交织，使我看到了希望的亮点。我坚信，只要锲而不舍，总有一天，总会到达理想的彼岸。

近些年来，在“寻光”的征程中，我不敢丝毫懈怠，强忍着无数次“巨痛”，迎着希望的亮点，战胜了一次次的彷徨、倦怠、畏缩、萎顿和迷惑，终于没有停止前进。

天，总会有阴有晴。当“学历”已成为“梯子”的时候，我一直坚信的希望的亮点，变得黯然无光。我沮丧、迷惑，几乎摸不清方向。虽然，我不止一次地告诫自己：知识是永恒的，要用自己的成绩，来证实自己的价值；要用自己的知识，为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奋斗。

但是，“不予承认”、“不予升级”、“不评职称”等一系列“不”，象一块块石头，压得我喘不过气。我不得不在40岁的时候，为了一张“纸”，用20天时间复习，走进了考场，补上了我不想上但又不得不

上的人生之课。

人，如果无所谓“求”也就无所谓“欲”。正因为有了欲望，才会孜孜以求。就是在这不断的追求中，人们发现了一个又一个新的天地，感受了一次又一次无与伦比的快乐。在欲与求中，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灿烂文化。

我对新闻的追求，基于儿时想当作家、记者的梦。父母双逝，中学辍学，梦破灭了。进入工作岗位后的一次偶然“得手”——写了一篇新闻，又燃起了我几乎泯灭了的欲望；从此一发不可收。

欲望的重新燃起，也就使我的自不量力的追求，始终没有停息，以至于以一个“轻量级”之躯挤进了“重量级”的角逐场。虽屡有失败，但我还是在拼命地搏击。

人们说，逆境催人奋进。近些年来，我正是在机遇与逆境的厮咬中，执迷不悟，迎着希望的亮点，蹒跚跋涉……

这本小书，收录了 40 多篇不同时期写的一些新闻作品。我深知，它们平平常常，绝无光彩。但是，我在每篇作品的后面，配了一篇认识、体会，谈谈当时在什么条件下写的，遇到了什么困难，有什么得与失，有什么经验与教训等。目的是借机总结解剖一下自己，记录一个先天不足者的履痕，以便求教于大家。

在此，感谢新华出版社给我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，感谢许多新闻界的前辈与同仁的帮助，新华社社长穆青同志热情给拙作题签，我国著名记者、新华社原副社长李普同志百忙中为拙作作序，使我十分感动，在此一并致谢。

限于水平，错谬在所难免，敬希专家同仁教正

1991 年 11 月于北京

第 一 编

蹒 跚

我是一个“婴儿”。虽然先天营养不良，但当我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时候，我面前的路，是那么的色彩斑斓。

1960年，在人生的旅途中，我走上了一条本不该我走而实际上又走了的路。

当我迈着稚嫩的腿脚，在闻海中学步时，欣喜、苦痛，时时伴随着我。我失望过，总感到先天不足，力不从心，自己本来就不是这条路上的人；我苦痛过，多少次跌倒，摔得筋骨酸疼。我尝过讥讽的苦果，领略过挖苦滋味；我欣喜过，因为每走一步，都看到了自己的脚印。虽然，这脚印是那么的浅，那么的歪歪斜斜，然而它毕竟是向着一个方向——新闻，蹒跚着。

1960年—1965年，是我人生旅途中意气风发的年代。

17至21岁，是多思、多梦、多动而又天不怕地不怕的年龄。在这几年中，我一边做工，一边上夜校，一边教书（业余职工学校），一边写新闻和搞文学创作。

几年中，跌跌闯闯，除写了几个剧本和一些散文、小说、诗歌、歌曲外，大约写了200来篇所谓的新闻“作品”，最高的“奖赏”，是

上过《工人日报》。

在小城安庆的工人中，我也算得上是个“人物”了。先后参加了市文联、青联，成了多家报刊的通讯员，并被选为全国青年创作积极分子（后缩编，未出席北京大会）。

20 多年过去，这些新闻，由于历史的原因，加上水平，大多不值得读。我从 200 多篇中选了这么几篇，并不是因为其好，而是它们多少反映了我蹒跚学步中的足迹。

建筑公司机修厂传来革新捷报

市建筑公司机修厂职工们，在建筑党委教育和鼓舞之下，充分地发扬了敢想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，在技术革新方面又取得了很多的新成绩。

这个厂规模虽小，但职工们的干劲与钻劲却很大，他们针对基建工地上的需要，首先试制成功一种钢筋切断机。过去切 22 公厘的钢筋多是手工操作，不仅需要劳力多，而且工效也很低。钢筋切断机制成后，经过试轧，只要一个人掌握操作，一分钟时间就可以轧断 22 公厘的钢筋 33 根，比手工工效提高 53 倍左右。

为了增加生产，更好地为工农业生产服务，这个厂的厂长、先进生产者陈熙康同志，亲自动手绘制图样，深入生产第一线和职工们一起研究试制电动机，由于领导和群众热情高，互相支持，互相启发，共同努力，克服了种种困难，终于以土洋相结合的方法，试制成功了一部 2.8 千瓦的电动机，经过鉴定质量较好，有力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。

胜利鼓舞了这个厂的职工群众，实践使他们进一步懂得了大闹增产节约运动，必须继续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，职工们纷纷表示不骄傲，不自满，乘胜前进，决心进一步大搞技术革新，积极推广新技术和新经验，来保证全面超额今年的增产节约计划。

（《安庆日报》1960 年 10 月 27 日二版）

附：童稚眼中的“新闻”

读者看了这篇小稿，一定会发现它是那么的稚嫩好笑：“呀，这是什么新闻呀！”然而我却看得很重。因为，它是我的处女作，也可以说，是它，把我引上了新闻之路。

命运之神似乎对我不公。在被心理学家称为“第二断乳期”的十六七岁时，本应在学校吮吸知识之泉的我，却被抛进了离家乡数百里的安庆市，在建筑公司机修厂当了一名车工学徒。

1960年，我刚刚17岁，这篇报道在报上发表时，我只是个有10个月工龄的徒工。

那个时代的中国，天灾加人祸，全国人民处在饥饿中。特别是安徽这块土地，人祸更烈，死人如倒排一般，一些村庄几乎人绝烟尽，野草长得有半人高。活着的人，大多也食不裹腹，两腿肿得象棒锤，满面菜色。我所在的小城安庆，本是个鱼米之乡，可被认为是小城“高干”的县团级干部们，得到唯一的优惠，是每月可买到两斤黄豆和几斤米糠。

对于现在十六、七岁的孩子来说，这一切似乎是神话。然而，正是在那个永远不能忘记的17岁，我得益于一位象妈妈一样的炊事员——方阿姨，常常偷偷塞给我一块高粱粑粑。虽然，我的家乡绝不产高粱，当然我也从未吃过。但是，就是这几块高粱粑粑，才使我度过了17岁。我终于活了下来。30年过去，我始终忘不了那位方阿姨。

但是，处在饥饿线上的人们，那时不知哪来的那么股劲。我所在工厂里的100多干部工人，在木工出身的厂长、革新能手陈熙康的带领下，革新成了一件件新设备。工厂很快产生了魔术般的变